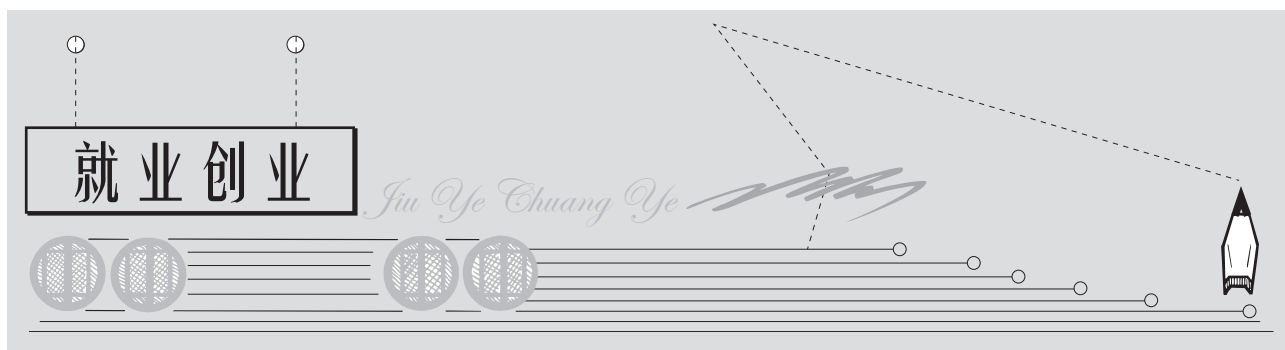




青年失业者的生命体验与生活选择

——一个社会时间的视角

□ 余 澍

摘 要：作为生命历程中非意图的损害性事件，失业的发生打破了青年人遵照社会时间运行的行为模式与行动节奏，在干扰个体日常生活的同时亦使其生命历程陷入停滞与中断。对于青年而言，这种停滞表现为生命历程规划的失序、日常生活运行的去同步化与社会时间时序性的断裂。在面对危机时，青年失业者通过适应、调整、复归与转向等策略试图恢复自身生命历程与社会时间的秩序性。当下，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以更加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嵌入青年失业者重建生命历程与时间秩序的实践中，增强国家与社会对青年失业者的支持。

关键词：青年问题；青年失业；社会时间；生命历程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50109.006

一、引言与综述

青年失业问题一直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从个人角度出发，青年失业往往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转型，并在未来造成“疤痕效应”；从家庭的角度出发，青年失业往往意味着家庭经济重心从父代向子代转型的受挫，并可能造成赡养与抚育的困境；从国家的角度出发，青年失业问题事关国家稳定、经济活力和社会发展。也正因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年就业状况与青年失业现象。

学界针对青年失业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青年群体失业风险的形成机理、潜在影响及应对路径。在青年群体失业风险的形成机理方面，研究者往往沿着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两条轴线展开：在经济因素上，经济的危机与低迷^[1]、经济结构性转型下的增长压力^[2]、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要素^{[3][4]}、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等^[5]，都可能造成青年失业现象的弥散与加剧。在社会因素上，家庭的经济状况与社会资本^{[6][7]}、教育状况与教育错配^[8]、就业观念与就业偏好等^[9]，也是影响青年就业状况的重要要素；在

青年失业的潜在影响方面,相关研究指出,青年失业不仅会造成公共教育投入的浪费^[10]、引发青年群体的焦虑与社会排斥^{[11][12]},还会形成“疤痕效应”,对个体的收入^[13]、生育意愿等造成不利影响^[14];在青年失业问题的应对路径上,当下研究侧重于通过考察国外青年失业状况与相关的就业扶持及失业治理政策,为我国青年失业治理提供经验镜鉴^{[15][16][17]}。相关研究的视野十分开阔,不仅关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观照了沙特、伊朗等中东国家的政策动态^{[18][19]},填补了研究的“盲区”。

上述研究对青年失业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也必须指出,当下研究者大多立足宏观层面,试图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切入,自上而下地分析青年失业现象的发生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却较少有研究者从失业者的角度出发,考察青年失业者的现实境况。相较于宏观视角下研究者更加关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客观失业风险,微观视角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是个体如何感受风险并能主动地克服风险。对于青年失业问题研究而言,缺乏了前者会造成“盲人摸象”,难以准确把握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的整体状况及形成机制;而缺乏了后者,则会导致无法真正理解青年失业者的处境,更遑论设计出贴合其真实需要的失业治理政策。

当下,研究者通过在宏观层面开展的大量研究勾勒出我国青年失业问题的现实图景,但从微观视角描绘这幅图景的细节有待加强。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青年失业者的视角出发,重点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对于青年而言,失业的发生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何种改变;其次是遭遇了失业问题的青年又如何能主动地选择策略以克服风险,回归人生的正轨。

二、分析视角与研究方法

1. 分析视角

时间对于人类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工业革命的早期,能够准确获知时间的钟表甚至被视为一种储蓄投资^[20]。然而时间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涂尔干敏锐地指出,时间范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制度,它表达了集体活动的节奏,同时又具有保证这些活动的规则性的功能^[21]。换言之,时间秩序是社会系统可以协调一致,进行集体行动的重要前提。

时间的秩序性源于人们选择参照点和工具来测量

时间,并在此基础之上借由规定节奏、顺序、持续时间等对社会行为进行时间标准化^[22],最终形成一定的社会时间结构。人们会根据自身所处的时间结构,建构一种安排日常行动与协调社会互动的观念与实践方式,并进而形成整体社会运作的韵律样态^[23]。社会时间的秩序性既呈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又贯穿于个体的生命历程始末:前者规定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节奏和纪律,如起床/就寝时间、上下班(学)时间、用餐时间、节假日时间、约定时间等。严格地说,人类社会的行动均需通过日常生活的秩序加以协调才能成行。而后者则从个体的角色位置、生活体验与人生计划的角度,强调着社会时间对个体生命历程的编排与制度化过程^[24]。现代社会,往往以个体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作为安排个体生命历程的身份与权利、义务的主轴^[25]。童年、青少年阶段与老年阶段正是以参与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作为界限与参照,而成为社会客观的结构。

往复的日常生活和以劳动力市场参与为主轴的制度化生命历程,共同构成了规制个体生活的社会时间秩序。然而,任何秩序的存在必然意味着秩序被打破的可能,在个体的生活之中,同样潜在着处于时间秩序之外,并会对这一秩序造成破坏的非预期与损害性事件,即风险。从这一视角出发,失业——工作的反面,作为一个典型的非预期与损害性的风险事件,既可能打破了个体以“工作”为核心的日常生活结构性,又可能造成个体以劳动力市场为主轴的生命历程中断与停滞。那么,青年失业者如何感受与克服这种失业所带来的社会时间停滞,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2. 研究方法

笔者在2023年4~9月,利用豆瓣、小红书等互联网社群对20位青年失业者进行了40~80分钟的深度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力求兼顾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行业、职级等要素的均衡。尽管对网络社群进行的深度访谈可能会使访谈对象是有偏的,但是网络社群匿名性的特征恰恰使访谈对象在面对敏感问题时更容易袒露自我,从而使访谈的资料更加可靠。为了尽量拓宽研究对象的范围,笔者策略性地选择了多平台同时寻找访谈对象的招募方式。访谈对象的具体信息详见表1。针对失业群体的访谈提纲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被访者及其家庭的基本信息与被访者有关于职业的教育、工作经历;二是其失业的经历及

主要原因；三是失业对他们生活、精神、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四是受访者为了摆脱失业的境遇采取了哪些策略。

表1 受访者情况列表

访谈对象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失业前从事行业
R01	女	23岁	本科	通信
R02	男	29岁	本科	制造
R03	女	22~25岁	本科	教育培训
R04	男	23~28岁	本科	设计
R05	男	23~25岁	本科	设计
R06	女	25~30岁	硕士	法律
R07	女	28岁	本科	教育培训
R08	女	25~30岁	硕士	商务服务
R09	女	28岁	大专	医疗卫生
R10	女	25岁	硕士	应届毕业生
R11	女	36岁	高中	物流仓储
R12	女	27岁	本科	互联网
R13	女	30~35岁	本科	电子商务
R14	女	35岁	硕士	互联网
R15	女	24岁	本科	应届毕业生
R16	女	29岁	硕士	人力资源
R17	男	31岁	本科	教育培训
R18	男	38岁	中专	设计
R19	男	26岁	高中	互联网
R20	女	40岁	本科	互联网

三、青年失业者的生命体验： 中断的生命历程

1. 生命历程规划的失序

生命历程存在两个面向：一个是被各种制度塑造的社会结构面向，另一个是个体对自身生命进行的规划、决策、实践等历程所形成的个体能动性面向^[26]。在经济学上，生命周期理论从收入与消费的角度讨论了这种参照制度化生命历程形成个体化生命历程的决策过程，即个体消费并非由当前可支配收入决定，理性的家庭投资者会在一生中规划自己的消费和财产收入以最大化一生效用^[27]。换言之，个体会根据当前

的收入水平，对未来收入进行预期，进而参照制度化生命历程对自身的生命历程进行规划，这些规划既包括购房、购车等大额开销，也包括教育、生活等日常开销。然而，决策主体往往处于一个有限理性的状态下，在现实生活中，未知的风险、复杂的事物、不确定的信息等限制条件都使得个体不可能具有无限的认知能力^{[28][29]}。特别是对于刚刚步入职场，开始具有财务自主权的青年人而言，他们往往会过高地预期自身未来的收入，而忽视潜在的风险。

失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个体及其家庭的收入中断。由于个体关于生命历程的诸多规划往往是依据过去的预期收入进行的，因此个体及其家庭在收入中断的状况下仍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基于过去收入的开销，如生活开支、教育开支、贷款开支等。收入的中断与开支的固定性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个体及其家庭的生活危机与焦虑感。

像房贷，娃要读书，这个班那个班，给我带来的（经济）压力非常大，这就是我焦虑的原因。再加上平常的一些生活费，家里面生活开销，日常交往所需要的一些费用，就奔3万一个月去了。（访谈资料-R20）

虽然青年失业者可以通过储蓄或家庭资助应对当前支出的压力，但收入来源的中断与存款的“只出不进”仍是个体焦虑感的重要来源。

（经济上）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有一些存款，但你只要一想到以后，如果再找不到工作，这存款估计也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这种只出不进也会有有一种经济上的焦虑感。（访谈资料-R11）

同时，个体的生活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个体关于生命历程的规划不是在真空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决策，而是在参照与协调标准化生命历程、他人的生命历程基础上的综合考量。一方面，在与标准化生命历程、他人生命历程的比照中，个体自我时间与标准化生命历程之间的不同步所产生的摩擦^[30]，会令个体感到来自他者与社会的压力，进而导致其焦虑与自我否定。

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同龄人已经往前走一大步了，然后你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要家庭没家庭，要工作没工作，一想起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焦虑。（访谈资料-R11）

另一方面，个体关于生命历程的规划，如日常生活、婚姻、养老、交往等往往需要与家庭成员、朋友

等社会关系协调一致。而当其中一方或几方遭遇了失业风险,旧有规划的失序导致社会关系之间需要重新进行协调。如一位男性受访者就表示:

我今年本来说和女朋友准备结婚,那肯定要彩礼、酒席这些。但我现在这种(失业)状况,即使不能说延期,但肯定要简洁一些,这些情况会出现。(访谈资料-R19)。

而在重新协调生命历程的过程中,旧规划的破坏、新规划的成本等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个体与周遭的矛盾,进而造成压力、焦虑与社会关系的疏离。

2. 日常生活的去同步化

在个体生命历程运行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由社会制度所构成的生活协调机制,即社会时间^[31]。在社会时间的影响下,个体形成了较为明确,且具有共识性的时间表和生活规划。这种生活协调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力,是由特定社会机构所颁布、广泛且持续有效的制度,使得社会成员的时间趋于同步化^[32]。对于工作者而言,“朝九晚五”“双休”等社会时间的设计与规定尽管具有一种强制性,但也为个体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参照与目标。

失业的影响就在于个体被从社会时间的结构中抛出,不再受所谓社会时间的约束。但受限于自然时间的存在,个体的生活不会因从社会时间中脱嵌就停止,而是去同步化地运行,即个体对时间的结构化体验的消失^[33]。尽管短暂地摆脱时间的束缚会使个体失业者感到自由,但是随着失业的持续,缺乏规制的时间最终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必须忍受而不能有意义地填补的空虚^[34]。失业者需忍受经历这种空虚时间的焦虑与压力。即便在个体有意识地按下生活的暂停键,期望享受一段时间“慢生活”的情况下,同样无法避免因暂停时间拉长而产生的焦虑感^[35]。

旁边的朋友他们周一到周五都在上班,但是你都待在家里或者你去旅游了,你真的就是会焦虑。(访谈资料-R01)

(失业)前期很爽,觉得终于解放了。但这种状态只维持到蜜月结束。蜜月以后,每天看到我老公上班下班回家,我就开始焦虑。(访谈资料-R07)

个体日常生活的去同步性运行还表现在个体生活作息的倒错上。在社会时间意义上,睡眠的意义不只在于生理需要,更在于联结着过去一天的终结与新一天的开始。因此,熬夜具有一种推迟今天的结束与明天的开始的意义,被视为处理个体参与多任务的时间

压力的策略性手段^{[36][37]}。但失业群体生活作息的倒错则具有完全相反的原因。在缺乏社会时间约束时,今天的结束与明天的到来仅仅是自然时间意义上的,而非社会时间意义上的,睡眠所具备的联结今天与明天的意义对于失业者而言是失效的,不论熬夜与否,失业者都仅仅是在度过同质的、缺乏社会意义,而只具有生理意义的自然时间。失业者熬夜与作息的倒错本质上反映了其生命历程运行的去同步化。

我是属于那种主动熬夜,就想着再熬一会儿。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反正想再熬一下那种。(第二天)又不上班,晚一点也没关系。(访谈资料-R12)

对于失业者而言,日常生活的去同步化会使个体因需忍受空虚时间而感到焦虑;但更重要的是,在与社会时间结构下的他人进行比较时,会令个体感觉到自身社会属性的缺失,并视己为受到社会的排斥的异类。

我觉得(工作)应该说是一个生活的归属感。工作的时候,会觉得你的整个社会属性是存在的。而现在你好像缺少了很重要的社会形象,这有点像别人好好的,你坐轮椅的那种感觉,好像比别人缺一块。(访谈资料-R14)

3. 社会时间序时性的断裂

不同于前现代社会中循环式的时间景观^[38],序时性是现代社会时间观的又一重要特征,即时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向前的、不可逆转的线性结构。现今社会,个体的时间往往以“年”为基本计量单位,进行着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序时分化,且这三个部分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彼此之间具有一种时态和因果的关系。社会时间变为了一种被理性地计算、评估、规划、划分和排序量化的时序形式。

而失业则打破了这种线性的序时性,使得过去与现在发生了断裂。以失业这个典型事件为分界线,过去与现在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体验。一种是充实有序过去,一种是挫败无序的当下。这种时序性的断裂在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两个面向上对个体产生着影响。在生命历程的面向上,无论个体过去在事业上取得过何种成就,都会因失业及在失业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挫折而在当前缺乏意义并导致严重的自我否定。

我过去比较顺,觉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没钱花的。但现在有时候就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这种情绪里面,觉得自己其实可能只是跟上了这个

时代,其实自己本身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做不了。(访谈资料-R13)

生命历程上的挫败则进一步导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孤立。这种孤立不单单源于失业而导致的工具性交往减少,而是更深刻地通过经济的窘迫、“面子”等要素而影响着个体的情感性交往。

我已经切断了几乎所有的社交,因为没钱。社交也是有成本的。目前的心理状态也不适合社交,大家都不太如意,没什么社交的必要。(访谈资料-R18)

个体在过去所获得的成就,现在被全然否定,无法被带往未来。在生命历程的时序性中,原本紧密相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失业风险的发生而产生了断裂,未来不再因过去和现在的存在而变得稳定和可预测,相反地,因为现在的挫败与无序,未来充满着未知与迷茫。如何克服这种自我否定,重新联系起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失业者无可避免的难关。

(失业之后)就会特别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干什么都不行,会担心可能自己的事业就一路都是稀巴烂了,没有光明的未来也没有什么希望,觉得生活总是充满了绝望,甚至都有想过要是我一觉睡过去,然后不醒了就好了,我觉得我活着真的很没意思,我活着每一天都会很痛苦,特别悲观。(访谈资料-R06)

四、青年失业者的生活选择: 生命历程重建的个体策略

失业风险会造成个体生命历程规划的失序、日常生活的去同步化及社会时间序时性的断裂等危机,这些危机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侵袭着失业者。但面对危机时,个体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伤害,也非毫无依凭。恰恰相反,在面对危机时,个体往往会适应性地选择应对策略,调整自身偏离正规的生命历程。这种策略的选择过程,既取决于社会结构要素所能供给个体的资源与机会,也受到个体能动性的影响^[39]。生命历程再制度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与耦合。

1. 适应:生命历程规划的调适

对于失业者而言,失业风险的第一重冲击就是因收入中断而导致的生命历程规划的失序及因此而产生的经济压力与生活危机。对此,失业者有必要对自身生命历程规划进行短期的调适,以适应新的境况。在

经济压力与生活危机下,失业者的适应策略主要有三种方式:消费降级、寻求外界支持及非正式就业。消费降级是适应失业所带来的生命历程变动,调整自身生命历程规划的重要方式。其本质上是基于当前收入中断的情境,重新理性估计自身的预期收入,并进行相应的消费调整的过程。

收入减少之后,我就在控制自己的开销。但是毕竟是外地人,有一些开支,像房租这些,很难缩减。(访谈资料-R08)

我现在完全就已经消费降级了。像以前的话就是杂七杂八的,反正花得很多,现在能不花就不花。(访谈资料-R13)

消费降级的主要对象为一些奢侈性、非必要性的开支,即追求消费的实用性和理性^[40]。然而这种策略无法在短期内调整房租、贷款等固定性开支,因而使得失业者仍难以完全抵消生命历程规划失序导致的生活危机。这使得失业者寻求社会支持进行生命历程规划的调适是极为必要的。

寻求外界支持是适应自身现状与调整生命历程规划的另一种重要手段,这种策略体现了个体行动对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即通过外源性的支持,辅助自身进行生命历程的调适,最大限度地避免破坏自身生命历程规划的秩序。一般而言,外界的支持可以分为社会制度的正式支持和来自家族、亲友的非正式支持。正式层面的社会支持主要是以失业保险制度、失业救济为主的制度帮扶。以失业保险制度为代表的失业治理制度,在维持失业人员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稳岗、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正式层面的社会支持,主要是家庭(家族)内部经济上相对优势的成员对于弱势成员的一种帮助。

之前我的家里人(母亲)接济了我一部分,就提前还了一部分房贷,要不然现在每个月的贷款要还6000多,压力会更大。(访谈资料-R13)

但必须指出,来自家庭的支持并不总是奏效。如一位女性被访者就表示:没有什么收入的时候,父母对我肯定是有点不耐烦的……我在家里住久了,可是又没有拿钱回去,我爸妈肯定是要说一些闲话的。(访谈资料-R09)

非正式就业则是失业者应对生活危机的另一种重要手段。特别是数字时代技术的更迭,在传统的地摊经济、日结工的基础上,为失业者从事外卖、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创造了条件。现今社会,以数字谋生为

代表的非正式就业成了失业者再一次抵抗命运危机的救命稻草^[41]。

在经济上有压力的时候也会去干一些零工。比如说一些活动、节日就需要一些保安。我就会去干一个日结，一天130元这样子……有段时间还去跑了美团。当时听说一个月可以赚个4000、5000元的样子，也就去跑了。（访谈资料-R02）

2. 调整：日常生活的重新定序

失业风险带给个体的第二重冲击在于日常生活的去同步化，即个体感到被社会抛出，成为社会的异类。失业者有必要对自身的行动轨迹进行调整，以为日常生活重新定序。对此，青年失业者存在三种调整策略：非正式就业、自我规制与社会制度规制。

上文提及，非正式就业是一种经济受损的家庭寻求解决谋生问题的适应性策略，但其也可以作为失业者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实现自身日常生活再同步化的重要方式。换言之，非正式就业既是失业者在经济上的救命稻草，也是其在精神上的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看到太多失业的人来用送外卖过渡，其中有不少以前都是高薪、高学历的人，他们都能屈能伸我也能做到。跑外卖可以有收入，也不用天天窝在家里，会让我没有那么焦虑。至少让自己感觉没那么废，还没有和社会完全断节。（访谈资料-R18）

除去通过非正式就业的方式为自身的日常生活定序外，以他人、家庭为参照物，自我对生活进行规制，填补自身的空虚时间，以再构社会时间的秩序同样是失业者恢复日常生活同步性的重要策略。

我（失业）那会儿还做了个表格，每天的任务安排得还是很紧。相当于其实我是在家办公的，只是不在公司工作了。每天其实我都会要求自己按时上下班。（访谈资料-R17）

这一策略的难点在于，在刚刚进入失业状态时，失业者可以通过时间结构的惯性来维持这种规划，当这种惯性消失后，在缺乏外在强制性规制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维持规划的延续性直至复归职场。这一过程的实现或许不能仅依靠个体的自律，而需要有社会制度的强制性介入。因此，有被访者选择通过职业培训等方式，依靠外在的规制，重新定序自身的日常生活。

那段时间的话像上学一样早出晚归，可能大家在班上氛围比较好吧，就好像回到了学校一样。大家都很有拼劲，在那个班上好像又能感觉那种久远的氛围

和冲劲。（访谈资料-R12）

3. 复归：重建当下与未来的联系

对于失业者而言，适应失业所代表的生命历程变迁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当下与未来的联系，即通过复归职场，重建自身社会时间的序时性。针对这一问题，青年失业者具有两种典型策略：人力资本的提升、工作机会的搜寻。

人力资本方面的不足，是失业群体难以恢复就业的重要原因。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变迁的加快，许多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失业者也会因其技能、经验在现在不再适用而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面临困难。因此，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就成为青年失业者重建当下与未来的联系，复归职场的普遍性选择。失业者人力资本提升的方式与内容是多样的：一方面，许多失业者的目标在于技能的习得与精进。因此，他们往往通过技能所对应的课程学习来达到这一目标。而失业状况也为他们自身人力资本的提升提供了充分的自由时间。特别是在数字时代，线上课程的繁荣为失业者们的学习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我现在在学一个线上的课，其实是去年疫情的时候学过一个线上的课，但是后来因为开学所以就断了，所以其实等于（失业之后）是重新地看、系统地学习。（访谈资料-R07）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失业者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技能层面的提高，而是自身工作能力的提升与视野的开阔。对于这些方面，传统课程学习往往不能满足他们人力资本提升的需求，而更多是通过一种独立、自主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如通过“以工代训”，以独立项目的形式维持与锻炼自身的工作能力，通过自主学习与阅读，保持对行业前沿的追踪等。

目前我算是在做自由职业，就是靠过去的客户资源进行一些独立的工作。做这个可以有一些收入、锻炼锻炼自己的能力，还可以和过去的客户、社会关系保持联系。（访谈资料-R09）

如韦伯所言，自由的职业分布产生于职业劳务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果要价，或者成功地申请到一个自由的“位置”^[42]。这意味着在现代的劳动力市场运作中，劳动者不仅需要具有与工作机会相匹配的人力资本，同时需要有关于工作机会的充分信息。在前数字时代，由于信息传播渠道有限，个体获取工作机会的信息成本往往较高。在这一背景下，人力资源服务行

业应运而生,成为个体寻找工作机会的重要平台^[43]。而数字时代下信息成本的降低、各类招聘平台的兴起,使得失业者具有自主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对于失业者而言,使用各类招聘软件搜寻心仪工作信息亦是失业生活的日常。但是招聘平台潜在的虚假信息也困扰着青年失业者。

他(招聘人员)在招聘软件上描述的跟你真正去和他聊的时候根本不一样,大部分都有那种销售的性质。(访谈资料-R15)

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求职的时候全是培训机构联系我,跟我说在这工作几个月,给他多少钱,他让你学个什么东西,学完了他就给你推其他公司。其实就是打着招聘的幌子去骗你。(访谈资料-R19)

初涉社会、缺乏经验与判断力的青年求职者往往难以规避这些虚假招聘信息,而容易陷入骗局。而依靠亲属、朋友及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是更可信的工作信息与机会的获取通道。

(因为疫情)2021年一直起不来生意,恰好这个时候我的舅舅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市里面的小学有招校医这种岗位。(访谈资料-R09)

偶然一次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个他们公司的招聘,就挺心动的。我就联系了他,面试了之后也就通过了。(访谈资料-R12)

4. 转向:社会时间的重新秩序化

对于失业者而言,复归是重建当下和未来联系的重要策略。然而,亦有失业者从失业中认识到,即使能够在短时间内复归职场,自身的生命历程在社会风险不断加速的情境下,仍有可能再次面临中断。正如罗萨所言: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原本有一个可期待、可规划、至少部分可拟定的职业生涯,但今天我们只能不稳定、不受掌控地随波逐流了^[44]。而为了克服这种风险,失业者们开拓了另一条重建当下和未来联系的策略——转向,即走向一条与过去全然不同的全新生命历程,通过寻求自我稳定与体制稳定以掌握自身未来的稳定性。

失业者寻求自我稳定的方式主要为自由职业。不同于适应策略中的非正式就业,自由职业的特征在于它不是失业者为了暂时适应失业后的新生命历程而做出的妥协性选择,而是将自由职业作为自身未来的生活方式。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遭遇失业风险的个体不再信任雇佣体制下的职业生涯稳定性与连续性,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掌握了决策权与主动性,才可能真正对

抗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下的不稳定性。

我觉得(自由职业的)主动权更加在自己手里,去公司工作的话,肯定人家有固定的一些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很多决策你基本上做不了。如果说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可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访谈资料-R17)

然而,相比于一些被访者对于自由职业的期许,亦有被访者表达出了对于自由职业的担忧。在他们看来,自由职业同样意味着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在于过程的不确定性。自己掌握决策权与主动性同样意味着自己需要为自己负责,能否通过自由职业“养活”自己成为被访者的最大疑虑:

我之前写网文也赚过钱,但因为我的喜好比较小众,很难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如果小说挣的钱比较多的话,的确是可以走自由职业这条路,但现在暂时还是希望先考公考编,稳定一点,而不是孤注一掷地就直接把副业当成主业。(访谈资料-R16)

在这种疑虑之下,则产生了另一条寻求体制稳定的转向方向,即通过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获得一个体制内的“位置”,并依托于体制获得自身生命历程的稳定性。对于一些被访者而言,“编制”意味着自己未来生命历程的稳定性,即不用像企业或自由职业那样,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地去做出选择,寻求改变。

我觉得我考上公了,就不会再面临去选择(职业)方向的问题,我还可以在下班之后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访谈资料-R10)

为了更加容易地获得体制内的位置,即使在当下薪资较低、工作比较艰苦的岗位也成了可以接受的选择。

当时我算是有几种选择吧:回企业上班,去考招教,还有去考特岗教师。特岗教师工资较低,但是难度较低,而且三年后考公考编都可以加分,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访谈资料-R03)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为了寻求稳定性而选择考取编制,这一策略的结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考公考编)不确定性太多了,这和上学还不太一样,上学不管是考试也好,写什么东西也好,你投入总会有回报的,但是我觉得考公你投入真的不一定有回报。(访谈资料-R06)

不论是意图寻求自我稳定的自由职业,还是意图寻求体制稳定的编制考取,都是个体试图掌握自己人

生确定性的方式。然而在风险不断加速的社会,这两种策略的过程与结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本该追求确定性的策略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悖论使得转向策略成为大众期许,但可能并不奏效的失业风险应对之策。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一种非意图的损害性事件,失业的发生干扰了个体遵照社会时间运行的行为模式与行动节奏,在打破了个体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亦使得个体陷入了生命历程的停滞与中断状态。对于个体而言,这种停滞有三种表现:首先是参照他人的经验并基于过去生活经历而形成的生命历程规划的失序。其次是外在的时间规定性丧失而导致的日常生活去同步化。最后是原本向前的、不可逆转的线性社会时间结构发生了断裂。这些生命体验具象为青年经济上的困顿、与家庭朋友的矛盾激化、时间的无意义与倒错、归属感的缺失、社会性交往的减少、对未来的焦虑等现象。

在面对危机时,青年失业者同样爆发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能动性。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从未将重建生命历程,实现再就业的过程理解为单向度的制度或国家干预,而是根据自身的处境,能动地采取相应的策略:他们通过消费降级、寻求外界支持等方式不断适应环境,调适生命历程规划;通过非正式就业、规划自身的空余时间来调整日常活动,使自我的日常时间重新同步于社会时间;通过人力资本的培育、就业信息与机会的搜寻或选择一条新的人生路径,试图重建当下与未来的联系,重新恢复社会时间的秩序。但也必须指出,这些用以对抗失业风险的个体策略本身同样潜藏着不确定与危机:尽管失业者可以通过消费降级、外界支持等途径适应并调整自身的生命历程规划,但是日常生活消费的刚性、不同个体

家庭境况的复杂性使得这些策略是有限且不稳定的;非正式就业既能帮助个体适应生命历程规划的调整,也可以协助失业者实现生命历程的重新定序,但是非正式就业过程中社会保障的缺乏可能造成青年失业者的意外伤害风险叠加;低质量的职业培训、难以辨别的虚假就业信息可能破坏青年失业者复归职场的尝试,进而形成失业风险的二次伤害;而通过自由职业寻求自我稳定与通过考公、考编寻求体制稳定以重新秩序化自身生命历程的转向策略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与风险。

面对这样一幅图景,国家与社会该当何如?从理论上讲,由国家和社会主导的失业保障制度应当嵌入个体重建生命历程的生活选择之中,进而使不稳定的个体策略趋于稳定。如失业保险为失业者提供可预期的收入来源,尽量维持失业者原有的生活水准,以便其有时间去寻找能够运用其技能和经验的合适工作;职业培训可以在帮助失业者重新寻回生命历程运行的同步性的同时,有计划且稳定地提升其人力资本,增强失业者寻找工作的竞争力;再就业服务可以帮助失业者拓宽可信的就业信息渠道或为失业者提供直接的帮扶,使其更加容易获取合适的工作机会。然而现实却是,当下我国的失业治理制度存在着诸多缺憾,与个体行动呈现出脱嵌的状态:如以最低工资为基准的失业保险金在防止了福利依赖的同时,却很难起到维持失业者生计的功能,形式化的职业培训制度几乎无力提升青年的人力成本,失业保障制度几乎忽略了青年失业者的心理健康与归属感问题,等等。对此,有必要审视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不断增强制度对于个体的支持,使制度嵌入青年失业者重建生命历程与时间秩序的实践之中。■

余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守建

参考文献:

- [1] 姜照辉. 经济危机时代各国青年就业政策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1): 84-90.
- [2] 谭永生. 经济新常态对中国青年失业的影响及趋势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9): 105-109.
- [3] 刘金东, 徐文君, 王佳慧. 人工智能对青年就业的影响研究——来自 OECD 国家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证据[J]. 中国人口科学, 2024, 38(3): 3-17.
- [4] 宋佳, 王卉卉. 全球数字经济转型与青年就业: 趋势、挑战及应对[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10): 102-110.
- [5] 南国铨, 李天国. 韩国青年失业的原因: 期望薪资的影响及其启示[J]. 人口学刊, 2015, 37(3): 51-62.
- [6] 马川. “全职儿女”现象: 当代青年的社会避险机制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2): 86-93.

- [7] 余卉,胡子祥.寒门再难出贵子?社会资本双重属性下青年就业的质性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12):57-63.
- [8] 丁述磊,王佳萍,刘翠花.教育错配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理论与实证[J].中国青年研究,2024(9):101-110+119.
- [9] 张青松,代伟.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现实差距与提升路径[J].青年探索,2024(4):82-92.
- [10] 马川.青年失业、教育浪费与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断裂[J].江汉论坛,2013(6):136-140.
- [11] 柳建坤,曾煌烽.社会支持视角下青年失业焦虑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五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分析[J].青年探索,2024(4):68-81.
- [12] 曾群,陆景丽.青年失业与社会关系排斥风险[J].青年研究,2006(6):20-27.
- [13] 刘金东,唐诗涵.劳动力市场冲击下青年初次就业的疤痕效应[J].财贸经济,2023,44(8):127-141.
- [14] 刘金东,王佳慧,唐诗涵.面包与孩子:青年失业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来自OECD国家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24(4):138-152.
- [15] 田文泉,桂泽元.法国青年就业政策对破解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启示[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5):112-120.
- [16] 王少康.美国对青年重点群体就业和职业培训的财政援助——实践演变与政策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21(5):113-119.
- [17] 周牧,张浚.青年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化——以英国为例[J].社会保障评论,2023,7(3):62-78.
- [18] 陈卓.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青年问题研究[J].青年探索,2015(6):58-63.
- [19] 杨慧.沙特现代化转型中青年失业问题审视[J].中国青年研究,2024(8):112-119.
- [20] Thompson E P. Time, Work —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J]. Past & Present, 1967, 38(1): 56-97.
- [21]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21.
- [22] Bergmann W. The Problem of Time in Sociology: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at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Sociology of Time, 1900-82 [J]. Time & Society, 1992, 1(1): 81-134.
- [23] 郑作或.时间形式的时候化: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及其当代现状[J].学习与探索,2018(1):21-36.
- [24] Kohli.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J].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7, 4(3-4): 253-271.
- [25] 郑作或,胡珊.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2018,33(2):214-241.
- [26] Sackmann R. Lebenslaufanalyse und Biografieforschung: Eine Einführung [M]. Wiesbaden: VS Verlag, 2013: 53.
- [27] Ando A, Modigliani F.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1): 55-84.
- [28] Simon, H. 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 in C. B. McGuire, R. Radner (ed).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 [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2: 161-176.
- [29] Selten R. Bounded Rationality [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0, 146(4): 649-658.
- [30] 邱捷.“三十”而立?——适婚年龄女性的生命历程制度化与时间压缩[J].中国青年研究,2022(6):59-67.
- [31] Cheng T Y. The Ecology of Social Time: An Outline of an Empirical Analytic Framework of the Sociology of Time [J]. Time & Society, 2017, 26(2): 137-164.
- [32] 郑作或.生命时间的结构性[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5):99-106.
- [33] Jahoda M.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Vol. 1)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2-24.
- [34] Roche M. Time and Unemployment [J]. Human Studies, 1990(13): 73-96.
- [35] 李春瑶.脱嵌与迷惘:“间隔年”青年的另类内卷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3(11):74-80+38.
- [36] 陈晨.熬夜:青年的时间嵌入与脱嵌[J].中国青年研究,2021(8):29-35.
- [37] 张晨,刘庆帅.隐藏的“夜忙族”:高校学生非期然生活节奏的生成、实践与理解[J].现代大学教育,2022,38(4):83-93.
- [38]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时间与权力[M],吴雪映,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10.
- [39] 郭于华,常爱书.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J].中国社会科学,2005(5):93-107+206.
- [40] 李晓嘉.“消费降级”缘何出现——“消费降级”是更为理性、实惠的消费方式[J].人民论坛,2018(19):68-70.
- [41] 张文娟.“底层”数字化生存的可能及其意义——基于“60后”下岗工人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0(11):3-12.
- [42]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43-244.
- [43] 池子华.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4(2):233-240.
- [44] 哈特穆特·罗萨.不受掌控[M].郑作或,马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71.